

## 匾

潘新日

刘县长的书法获得了《兰亭奖》，消息一出，上门求字的人就多起来。

刘县长也是个爽快人，但凡有人来求，他总是有求必应，按照别人的要求写。毕竟，也就是贴点纸和墨的事，也不收人家任何好处，他倒觉得心安理得。

一时间，街上冒出了好多刘县长题的匾额。像成衣店、小吃店、化妆品店、维修店；像宾馆、农药、种子、五金、副食、文化用品，各行各业，各种门店几乎都被他写了。

话说回来，刘县长也确实在内心里感到骄傲，自己不但工作雷厉风行，成绩突出，茶余饭后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能惠及自己任职的地方群众，这也是功德一件。每每想到这里，他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愉悦。

没事的时候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在大街上走走，看看自己题写的匾额还有哪些不足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是在欣赏，欣赏自己的才华和悟性。那些字，在各种霓虹灯的照耀下，显得那么的高贵和雅致，他时常掩饰不住汹涌澎湃的内心，甚至自恋得热泪盈眶……

毫不夸张地讲，对他而言，每条大街都在呈现他的大作，时时刻刻都在举行他的书法展，一想到这儿，他都要会心一笑。

当然，向刘县长求字的也不可能只是老百姓，县里的各个局委的头头们，见空也要向他求一幅字，他反倒没有那么爽快，相反地，极少为他们动笔。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在县长任上，他就为教育局、卫生局、扶贫办、救灾办写了四幅字，都是勉励下属官员抓好教育、卫生，做好扶贫帮困的话，作为县长，这也是他的心书。

那天，刘县长吃完晚饭到公园散步，远远看见两个老干部模样的人在高杆灯下象棋，就停下脚步准备观战。突然，二人的对话让他大吃一惊。

一人说，唉！现在当官的，啥钱都要捞，好好当你的县长呗！还写那些花里胡哨的字糊弄老百姓。

另一个说，就是，当县长一年还不捞得盆满钵满的，还把手伸到老百姓的口袋里，现在，当官的，胃口也越来越大。

一个说，你听说没，他这种身份，一个字都要好几千块，啧啧，挣钱也太容易了。

另一个说，那是，当官的都是变着法地挣钱，这样捞，谁也找不到毛病。

听到这些话，刘县长的火“噌”地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他本想上去和他们理论，但冷静下来一想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别人想咋说咋说，手不抓屎手不臭，没啥和他们理论的。

夜里，刘县长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他在想，自己兢兢业业干工作，时时处处当好公仆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为啥还有人这么议论自己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个别腐败领导干部行为，让老百姓寒了心，有了坏印象。腐败分子倒下去容易，把老百姓的心扶起来难。

虽然没有休息好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还是带着扶贫工作队下乡搞精准扶贫去了。他认为，领导干部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体现出最高的价值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刘县长所在的县率先在全省脱贫，各项工作都在全市领先，年底，他被上级破格提拔为副市长人选。

公示的时候，市纪委和省纪委同时收到了匿名举报，举报他利用县长的职务之便，到处题字，收取巨额润笔费。

不出所料，刘县长被市纪委约谈。他被约谈的消息一出，大街小巷

便沸腾了。那些曾经上访的老户，求他写字的老板，定点扶贫的贫困户们都不愿意了，他们自发地赶到市里请愿，自愿为刘县长作证，共同还县长清白。

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，刘县长被大家簇拥着回到县里。

回到办公室，秘书小罗一边收拾书报，一边不屑地说，领导，你被约谈的这两天，那四个局委的领导吓得把你题写的匾额都摘了下来，而街上的老百姓，没有一家摘掉，相反的，都重新打扫一遍，把瞎了的灯换下来，夜里照得更亮了。

刘县长心里一热，眼泪都要留下来了，这就是官场，还不如老百姓心里那杆秤称得准。

刘县长要走了，他要到市里履新了。

群众自发地为刘县长送行，大家分列在道路两旁，每人手里抱着或抬着刘县长题写的匾额，匾额上扎着红绸子，一路的红充满了喜庆和感激。

刘县长赶紧下车，他双手抱拳，和送行的人群告别，和自己题写的、包着红绸子的匾额告别。那些刚刚从门楣上摘下来的遒劲的汉字，一个一个立在匾额上，用中规中矩的正楷，一波三折的隶隶，行云流水的草书，诠释着一个县长书法家的情怀。

刘县长明白，匾额是商家的招牌，他是老百姓的招牌……

## 水红色的褂子

赵思芳

初夏，小城洋溢着栀子花的芳香，空气里有几分潮湿。早晨赶往学校上班，路上一个身着水红色衣服的女子映入眼帘。一种强烈的感觉刺激我的神经，撞击我的心扉。久违了的水红色，恍惚间，回到了儿时故乡的端午节，又看见邻家大华哥对象来家里过节的情景。

堂哥大华二十几岁了，还没有对象，这可愁坏了二婶。她托人做媒，给大华找了一个对象，听说女方是邻村的周姓人家，名字叫秀莲，比大华哥小了五六岁。秀莲小学毕业就辍学了，在家里帮父母放牛砍柴，种田锄地，什么活都干。针线活也很了得，穿针引线，描花绣朵，在姑娘媳妇堆里算是人尖子。二婶听了媒婆的介绍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但光听媒婆一面之词，二婶心里没底，他让媒婆挑个日子，带着大华哥跟秀莲见个面。见面回来，大华哥笑着跨进家门，二婶心里有了底了，秀莲是个不错的姑娘。二婶也想亲眼看看秀莲是个怎样的姑娘，眼看就要过端午了，可以接到家里过节啊。

家乡有一个习俗，每逢春节、端午节，男方要给对象家里送节礼，同时将女孩儿接到家里过节。（如果女孩儿父母对男方不满意，还要考验一番，就不让女孩儿到男方家；如果觉得男方家还不错，就爽快地答应女孩儿去男方家过节。）还没到端午，二婶就忙活开了，到街上给秀莲扯回几尺水红色的确良布，按照媒婆要回的尺寸，交给街上的裁缝师傅给秀莲做褂子；再将家里收割的麦子磨成面粉，炸油糕；将大缸里的糯米舀出来，泡

一泡，用从田埂边掐回的箬竹叶包粽子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端午节的前一天，到裁缝铺取回水红色褂子，割上二斤猪肉。大华提上二婶准备的衣服、粽子、油糕、猪肉就踏上去秀莲家的路了。

下午，大华回来了，当他出现在村口，二婶的眼睛就亮了。俊朗的大华身后，跟着一个羞羞答答的秀莲。她扎着一对麻花辫子，头发黑油油的，皮肤白净净的。尤其穿着二婶做的水红色褂子，衬得那个脸蛋，简直就像家门前三月盛开的桃花。二婶看见秀莲来了，连忙走出家门迎接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就在刚才，她突然生出一个主意，打算秋天就向周家求婚，把秀莲娶进门，来年好抱个大孙子。这时村口的大柳树下站满了人，大华看见这个场面，脸上红通通的，秀莲吓得躲在大华身后。婶婶们盯着秀莲看，说二婶做的水红色褂子穿在她身上真好看，大华真有命，二婶真有福气。

秀莲到了二婶家，二婶就对大华说，他什么也不用做，陪好秀莲四处看看就行。秀莲劳动惯了，腿脚闲不住。到了家，喝了一杯水，就撸起袖子要帮二婶扫地、包粽子。二婶说这哪能行呢，第一次来家里就干活，回家了娘怪罪怎么得了？秀莲说，农村人干活惯了。娘也是爱劳动的人，怎么会怪罪呢？这闲下来，真不适应。二婶说，要是真想干活，屋后的一块芝麻地，跟大华一块去锄锄草。秀莲爽快答应，那声音脆脆的，水嫩嫩的，就像秀莲身上穿的水红色褂子。

“大姑娘，长辫子，水红褂子俏巴

子。”刚出门就碰见一群小鬼在门口大喊，看见大华带着秀莲出来，呼啦一声，又溜到远处去了。

大华背着两把锄头，秀莲在后面跟着。路边的栀子花盛开，野蔷薇花盛开，秀莲也不敢驻足，她害怕有小鬼来耍她，催促大华走快一点。经过湾子里的一片菜地，刚放了假的红红、芳芳正在菜地里浇水。看见秀莲，都放下水瓢，直起腰，看着秀莲。“唉，看见吗。秀莲的水红色褂子真好看，衬得她的脸粉嘟嘟的。”红红睁着大眼睛说。

“是的，我也想跟俺娘说，给我做这样一件褂子。”芳芳说。

“俺娘哪有钱？我准备每天放学后，到后山上挖草药，晒干，送到街上卖。凑够了钱，让俺娘给我做。”红红说。

“水红色的褂子，皮肤白的人穿得好看。住在七爷家的知青中，有一个女孩儿，也穿着这样一件褂子，就是好看。”芳芳说。

“那个女知青，我有印象，她大约

从县城下放到我们湾子的，到了夏天，常穿着一件水红色的的确良褂子。她留着齐耳短发，白净净的皮肤，大大的眼睛，是知青中的一朵花。追求她的小伙子很多。一天，看见她哭红了眼睛。听说有人欺负她。”红红说。

“唉，大人的事情咱们不懂。我只是喜欢看那个女知青身上的水红色褂子，就跟秀莲穿的一样的好看。”芳芳说。

秀莲听见了红红、芳芳说她穿的水红色褂子好看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心想还是大华娘对她好，这衣服实在太好看，她也喜欢。秀莲跟着大华去了湾子北头的芝麻地里。大华跟秀莲说，怕给她的水红色褂子弄脏了，秀莲不用干活，陪着他就行。秀莲知道大华心疼她，就站在地头，看着大华锄草。大华有了秀莲的陪伴，心里那个甜蜜，真的说不出来。他问秀莲，怎么愿意跟他到家里过端午。秀莲说因为大华娘给她做了一件蓄着女孩梦的水红色褂子。



(网络图)